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四月初六立夏廿二小滿

第一〇九八號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四月二十一日

晉綏邊區民衆醫院啓事

同人等秉爲民衆服務之宗旨，於臨縣青塘村，設立「晉綏邊區民衆醫院」，暫定治療手續如下：

（一）凡本邊區軍民來本院診治者，槪不收掛號費與治療手術費。

（二）凡來本院診治之邊區民衆，藥費只收半價。

（三）住院者伙食費自備，伙食費按當地市價折合計算。

（四）復員軍人、抗屬與家境貧苦者，免收藥費。但須持有區政府以上之正式證明函件。

（五）本邊區軍人來本院診治者，藥費一律免收，但須持有團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住院者須持有團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此項藥費可依介紹信，實報實銷。

（六）住院者須經本院醫師之檢驗。

本院同人謹啓

呂梁區春耕運動中 種棉水利剿蝗均有成績

邊區生產委員會認爲：這是各級領導負責努力的結果。

（本報訊）行署建設處農業科長王金茂同志於二月初赴三分區（臨縣、離石諸縣）七分區（平、介、汾陽諸縣）八分區（文水、交城諸縣）檢查春耕，歷時三月，已於日前返興。邊區生產委員會特於本月十七日召集會議，由王同志彙報呂梁區春耕概況：（一）呂梁老區臨縣各縣羣衆的生產情緒空前高漲，這表現在各區村耕地普遍增加（臨縣與家坡一村消減了三百畝荒地），沿路拍樓刮搾，實行精耕細作（離石西屬巴一帶展開了拘3殺蟲運動）。各縣地價一般均有上漲，富農均勁增加僱工，例如臨縣寨上，去年僅有僱工四人，今年突增至三十八人。生產呈現着蓬勃的氣象。（二）七、八分區平介、汾陽、交城、文水諸縣在春耕中，對種棉、水利、剿蝗三件工作做得極有成績。領導思想對擴大棉田甚爲重視，且抓緊進行種棉的動員及棉籽的準備等，截至五月初，預種二十六萬畝棉田，絕大部份已經播苗。關於水利，文峪河流經文汾平介，河道灣曲，河身淤淺，閻[illegible]及敵偽統治時期，年年氾濫爲患，如汾陽之罐城、小相一帶十三個村莊每遇河水氾濫，莊禾全被淹沒，房屋亦多被水沖塌，羣衆備感其苦。春夏間河水可以澆地，但有水程之村能澆，其他村莊地需向它買水，該水程全爲地主老財所把持，羣衆的剝削障礙着生產。去冬呂梁行署特派專人調查該地水利情況，勘察河道，春初解凍後，各縣即組織羣衆掘渠疏河，邊區行署特向文峪河、汾河之水利工程先後發放貸糧七百大石，貸款三千萬元。羣衆情緒也特別高漲，文水縣水利工程原計劃兩個月，四十天即全部完成。政府羣衆經數個月的努力，文峪河、汾河之水利工程（包括疏地、堤水、防止決口）已大功告成（水程獨佔制度業已取消），共可增加水田六千餘頃，約可增產糧食十餘萬大石。羣衆都說：「閻錫山統治幾十年，敵人佔了七八年，却沒閙這事情，八路軍來了才閙好了，眞是爲民興利。」關於剿蝗，去秋晉中平川蝗虫爲害甚大，就文、汾、平介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餘村遭受蝗災，計秋禾一百三十餘萬畝全被咬壞，有的吃光，歉收達六十萬石以上。今年呂梁區黨政軍民全都提高重視這一工作，廣爲宣傳，先打破剿蝗的思想障礙，同時成立各級剿蝗組織（如縣剿蝗指揮部、區滅蝗大隊等）。開始着手刨卵，文水一縣在兩旬之間即刨卵五百餘斤。目前則爲消滅蝻蟲，各村進行聯防，每戶每日均往地裏偵察，然後向村幹部會報：「在那裏發現，就把它消滅在那裏。」剿蝗業已形成羣衆運動，文、汾、平介三縣參加之男女羣衆已達十餘萬人。

邊區生產委員會決定：

重視棉花作務防治油汗路虎 平川剿蝗應成爲經常性工作 發展民間紡織貫澈自紡自織

邊區生產委員會根據報告，認爲呂梁區種棉、水利、剿蝗三件工作做得有成績，給羣衆辦了好事，這是呂梁區各級領導的負責努力的結果。邊區生產委員會經過初步研究，特作出如下決定：第一、今年各地雨水不缺，棉花播種都很順利，估計全邊區四十二萬畝棉田之計劃可能完成。目前任務則是在領導上重視棉花作務，鋤地、打卡要抓緊時間，勿失農時；油汗、路虎要及早準備防治。第二、晉中平川剿蝗應成爲經常性工作，呂梁軍區黨政委指示：把剿蝗提到首要的工作日程上，今後自應貫澈進行。第三、緊隨邊區棉田的擴大，便是民間紡織的大量發展。有些同志認爲洋布進來，土布要垮，此種錯誤思想障礙着自紡自織方針的貫澈。今天的實際形勢，乃是閻偽軍對我封鎖，不讓紡織機器及洋紗輸入，大量洋布入口也不可能。邊區今年將收穫大量棉花，故生產土布乃是解決邊區羣衆穿衣問題最可靠的辦法。目前應本自紡自織方針，推廣技術，提高質量，逐漸走向精紡精織。爲此，邊區生產委員會特責成建設處、貿易局通盤計劃，對於文水、靜樂、寧武、中陽、孝義、平遙、神池等地目前缺乏棉花者，迅速實行調劑。貿易局對土布之銷路已擬得妥實辦法。第四、反訛詐反貪汚款項大部份分給羣衆用於生產，但有些地區處理不當，如呂梁有

東北民主政權將被敵侵佔土地 公平分配給貧苦農民

（新華社長春十八日電）吉林蛟河縣過去被敵僞吞併之一萬四千餘垧水旱地，已公平分配給各區貧僱農、貧苦軍屬及失業工人，並確定他們的地權，發給土地執照。吉林市郊間分區被沒收之僞民生振興合作社三百餘垧水旱田，已分配給該區四十戶貧農，受益者三九二人，其中有一五七人每人分得三畝。吉林著名日本特務干係清的三十五垧地已分給二十五戶無地農民，房屋二百七十三間亦分給貧民居住。通化縣農會於減租中按照一個勞動分菜地三畝或大田六畝的標準，將被敵侵佔的土地分給全市沒地種的貧民，貧民在歡與翻身中，踴躍加入農會。遼北省東豐縣鎮安村二萬九千七百四十八畝敵僞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九百九十八戶四千七百七十四人，平均每人分得六畝二分强，並規定，只要勤於耕種，一家三四口衣食都可確保無虞。該村分完地後，農村階級成份已發生很大變化，原來佔百分之三十五的僱農與百分之六十的貧佃農，現在都成了自耕農，以前全靠租敵僞土地並兼營副業的中農，一部份已成爲富裕中農。

國內輿論中的東北之戰（一）

我軍消滅長春敵僞乃當然義務 我軍非任何武裝力量所能消滅

重慶聯合雜誌聯誼會出版的「聯合三日刊」，最近發表了黃剛秋氏的「論長春之戰」，文中把中央社與新華社對長春戰鬥消息作了對比以後，說：「根據我們的常識，根據我們在山東山西以及其他各地敵僞軍不但未遣散反而收編的所謂收復區的事實來看，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誰也會相信新華社報導的眞實。」該文認爲生於東北長於東北戰鬥於東北的民主聯軍，解決盤據長春的殘餘寇軍和人所共知的姦逆勳榮的「鐵石部隊」，乃是當然的義務，無可非議。「事實上，國民黨部隊在東北，是同若干地區一樣，是在同人民作戰了。」

全世界東北特派員張陽的通訊主說，在瀋陽、撫山、本溪諸役中，「新[illegible]」[illegible]都說這是在八年抗戰中未有的猛烈戰鬥」。又說：「東北民主聯軍力量強大，非任何武裝勢力所能消滅得了的。」「事實很明顯，假使國軍有把握消滅共軍，共軍早就被消滅，也用不着什麼政治協商三人小組。關內旣如此，關外也同樣。……事實證明：第五師員姑一戰損失慘重，秀水河之役新一軍也有損失，最近本溪之戰更是死傷千萬。……國軍東北的國軍是美式裝備的第一等優良國軍，在幾次作戰中如此，但[illegible]還不夠說明事實嗎？」

大同閻軍仍留用日人

執行小組美代表透露 楚溪春對此亦予供認

（新華社豐鎮十七日電）大同閻軍迄今仍違反北平執行部遣送日人回國的命令，保留日軍。當大同執行小組於十七日來豐鎮時，美方代表孟綱爾上校亦透露：大同現當有日人六七百名，但據稱，該日人等均係所謂「技術人員」，閻駐大同之總司令楚溪春對此亦難以掩飾，承認確有此事。我晉綏野戰軍政治部甘泗淇主任當向小組美方代表發問：「大同爲什麼要那麼多的日軍「技術人員」呢？」由大同向我投誠之日軍掉本明、閻本孝治、小野純雄三人當時被召在座，於回答小組人員詢問時，即以親身經歷，詳述閻錫山利用日軍進行反共內戰之陰謀，政府代表李竹當時雖[illegible]掩飾，然以證據確鑿亦無法抵賴。因爲按照情理，大同情況一個城，由那麼多的「技術人員」做什麼？實已經是難以解釋的了，又何況據我們所獲得的可靠消息，大同北門外和口泉等地之日人，均係手持武器的日軍呢？如果說那些武裝的日軍就是「技術人員」，豈非天下奇聞！試問這些武裝的「技術人員」是指導與參加什麼武裝的「技術」工作呢？而且事實上，大同閻軍當局所留用之日軍也不只六七百，這個數目與實際數目二千餘人相差頗遠。但即使如此，由美代表與楚溪春所承認的留用日人這件事，也足以堵住中央社慣於造謠的嘴巴了，它證明該社近來所再三宣傳的「山西日人已於五月五日遣送完畢」云云，純係無恥謊言。

綏遠我軍 擊潰出擾搶糧僞軍

（新華社集寧十八日電）駐綏遠郎家營子僞蒙軍騎二旅除一個團，於本月七日進犯我克略村（西溝門正西二十里），搶去糧食六大車，並圖擾我丹[illegible]（[illegible]村），我軍奮起將其擊退。乃該僞又於九日進犯上述兩村，搶去糧草三十一大車、油三百斤。當地人民以該逆僞搶掠，紛紛要求我軍保護，我軍應人民之請，展開自衛作戰，當將其擊潰，斃傷僞三十餘。

離石四區幹部 克服學習與工作脫節

要重視報上介紹的工作經驗

（離石訊）四區全體幹部及所在地貿易局、稅卡、區聯社、市公所等單位，共同召開的「五五」學習座談會上，對過去的學習作了檢討，學習上的缺點是與工作脫節，表現在看報紙偏重看時事新聞，對工作有指導作用的社論和第二版稿子，不是少看就是不看；或則多看標題，少看內容；好看文藝性的，少看政治論文。追其思想根源，在於學習不是從工作出發，而是爲了自己能「多了解問題」，能說一套。隨後介紹了學習上的經驗，大家認爲看報要保持經常性，要按對問題才能有個系統的了解；要有聯繫思考問題的精神，過去不重視學習工作經驗原因即在此，以後應該是看到一個段落，放下想一想，並與當地實際情況聯繫起來，對自己的幫助更大。討論到今後學習方法，在可能條件下最好是集體學習，並展開互相的質問與解答，以便提高學習情緒，領導上要有計劃的召集各種學習座談會。最後並訂出學習模範條件及獎勵辦法。

（又訊）經過此次學習座談之後，[illegible]已提起了學習上的挑戰和競賽熱潮，各自在找對象，並訂出競賽條件。如楊潤英、楊生芳、楊興、白毅四人，他們每月至少要給報紙寫兩篇稿子，經常團結培養兩個村幹部通訊員，並推動其他人寫稿，其次是要保持每天兩小時的學習制度，重視學習抗戰日報二版的消息，幫助村幹部學習要做出成績等。現在大家的學習情緒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白毅、楊興）

供給第三十六號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印

深入群眾發動了群眾

方山蘇家灘 減租保佃勝利，開始變工

（方山訊）經過蘇家灘在減生產工作的經驗，一區部份區村幹部開始懂得了如何深入群眾。開春的時候，一部份區村幹部曾經來過這個自然村，當時他們號召群眾一大闊生產，多開荒地」，群眾的反映是：「開不開頂甚嗎？有一年沒一年，又沒吃的又沒籽子」，原因是方山解放之後，蘇家灘一直沒發動過群眾，村中奸偽[illegible]依然還在群眾頭上，很多個戶開始的荒地，十年上一二年就被地主奪了。幹部們也曾提起反貪污，因為群眾回答：「祇[illegible]」[illegible]

被奪了荒地蘇讓二十一畝，地主郭康王去年冬天[illegible]個戶高振花穀了[illegible]租子一斗二升米。發現這些問題，立即着手解決，幹部積極分子分工發動了二十多家佃戶，說明政府法令，大家討論要團結起來保佃，隨即找到地主開會說理，地主承認錯誤退出土地之後，又進行了反貪污，解決春耕籽、口糧問題。兩天會解決了些問題，但減租還沒好好進行，幹部與積極分子隨又組成變工組，一面生產，一面研究工作。過了兩天，農會委員牛成花向群眾宣傳了將天變工開荒的情形，宣傳組織起來甚麼也不怕，提出「[illegible]們[illegible]參加，報名吧！」當時就有七八個人參加了變工。第二天三個區幹[illegible]

部，三個村幹部共同[illegible]，共同檢討保佃和反貪污[illegible]，討論[illegible]要減租和[illegible]法令和[illegible]個佃戶細算。首先個戶李保算出地主[illegible]他的日子，可是「地主[illegible]少」，又算出[illegible]九斗零五合，[illegible]。大家慢慢分清地主剝削太重，應該減租。[illegible]說地主「[illegible]一輩子[illegible]，手指沒[illegible]，可是人家吃了的主荒下那些地，咱要不開它能打下一顆穀了[illegible]：「咱苦[illegible]，打[illegible]

[illegible]

保德二區各村幹部 開始改進與提高變工

把貼牛、工變工等低級形式，盡可能轉變為常年固定的變工形式，以工撥地的辦法。

（保德訊）二區[illegible]變工[illegible]提高。全區七[illegible]

[illegible]

保德杏嶺村固定代耕 抗屬夏田全部種完

（保德訊）三區杏嶺村過去給抗屬代耕不固定，臨時支差，代耕人有的以老弱殘廢來充數，幹部也放鬆檢查，使抗屬土地，不能按時下種、收割，常常誤事，引起抗屬的不滿。七月底全村幹部開會，規定固定代耕，全村八家抗屬一百三十七垧土地，由全村勞動力合理負擔，決定代耕必須做到：「一耕適時，收割要快，丢了要賠」，又由[illegible]專門負責[illegible]，建立了優抗委員會。現全村抗屬夏田已全部種完，[illegible]，抗屬和群眾關係更為親密了，抗屬[illegible]，並幫助[illegible]。（[illegible]）

文水水利大部完成

重要經驗：
估地、出工實行累進辦法，照顧各階層利益；民主監工，使懂改變惡習，團結有技術的人。

（本報訊）文水以文峪河為主的水利工程已大部完成。該河在文水境內共有五段工程，主要是改直河道、築堤。一二三四段原計劃五十天完工，只用了二十九天即成，三段共挖土方（長寬一丈、厚一尺）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九個，工合九百二十一石米，政府部份中有邑縣行署二百石貸款。三段共用人工三萬六千〇十八個，共長百五十七丈。第二段提前完成，第五段因工程浩大，[illegible]計劃秋後動工。其他正修築中的有「[illegible]」、分水大三角堰，現每天有十二村五百群眾在疏河，還有三十二組成的「擋水圍」，使山洪決堤時擋水，使水量均勻地流入兩條分流中。就上述文峪河已完成之工程，今年即可免去淹沒地四千六百畝，淤灘兩萬四千六百多[illegible]

[illegible]

興縣鄧家塔 變牛變工省工大

（興縣訊）五區鄧家塔群眾[illegible]變工自流[illegible]，幹部[illegible]各人的對象，到家裡地裡[illegible]，[illegible]組織起六個[illegible]變工組。[illegible]

[illegible]

離石南村佃戶 減租買地大闊生產

（離石訊）[illegible]南村佃戶團結起來進行了減租，得到租糧七十五石，買下水地四十七畝半。減租後，組織四十餘人開荒，已開荒三十餘畝，[illegible]二十餘人正在[illegible]地，今年[illegible]三十畝。[illegible]人增加到九十多個。（潤英、文才、仲儀）

被壓迫的人們怒吼了！

——記朔川群眾鬥爭的動態——

我們是三月初到達朔川的。走到新解放的[illegible]村，老鄉們以驚訝和懷疑的[illegible]有：「你們來了好，不[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敵人在時，一見人就打啊！」[illegible]

[illegible]

（朔川工作團）

泊頭與德州兩執行小組 同意我軍留駐泊頭鎮

（新華社滄州十八日電）泊頭鎮及德州兩小組各代表已同意由交河保安隊駐泊頭鎮，負責維持治安。自八路軍及地方武裝——交河保安隊應[illegible]人民之要求於十日進駐泊頭鎮後，當日十二時許，該兩小組國共美三方代表均來泊頭[illegible]，[illegible]司令部，與八路軍渤海軍區李政委舉行會談，當李政委指[illegible]泊鎮偽軍[illegible]，本月三日進攻三里屯交河保安大隊時第三縱隊全部殲滅事實，政府代表[illegible]講：「交河保安大隊二十餘人挖掘運河大堤，泊鎮駐軍（指偽軍）三十餘名發覺，才向其射擊。」美方代表[illegible]中校當即質問政府代表：「此事發生時，我就在場，我完全明白你們（指政府代表）[illegible]三十四個民兵，但你們卻調集了五百人攻擊他們（指交河保安隊）。」政府代表[illegible]，無話以對。德州小組美方代表懷特中校肯定地說：「根據以上情形，證明泊鎮駐軍（指偽軍）是向中共軍進攻的，中共軍卻沒有幹部進攻泊鎮的企圖。」從後，各方代表同意由交河保安隊留駐泊頭鎮。

又訊：國民黨飛機[illegible]於十日十二時許飛至泊頭鎮，沿車站東飛，向鐵路兩側軍民投彈掃射，旋即向北飛至馮家口車站，復向當地軍民掃射，傷亡現正調查中。

宣化店小組發佈命令 恢復羅山協議前位置

（新華社宣化店十六日電）（遲到）宣化店三十二執行小組於十二日上午召開會議，發表宣字第一號命令，內稱：「據本三十二小組中共代表報告有軍隊調動及軍事衝突情事。前發生違反命令之軍事行動，據稱，在河口與黃陂以西[illegible]，在大坟潭、獅子寨、猫子咀、杜家岭、塔兒崗、神子[illegible]店、楊家河、滿營河、張家河一帶。在本小組[illegible]行調查所報之軍事調動及軍事衝突以前，茲命令你們所屬部隊停止開火，並撤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係羅山協議之日）以前之位置。此命令必須於到達時立即生效。此命令。」

上項命令係小組三方代表簽字，並分別送達國民黨七十二軍及十五軍，同時以一份送到我中原軍區司令部。

又該小組將於十七日上午十時到陂（黃陂）安（黃安）[illegible]視察，現已由宣化店啟程。[illegible]命令之執行，並將繼續至[illegible]一帶視察。

赤綠以南我軍 擊退國民黨軍進犯

安徽國民黨軍侵據我定遠城

綜合今央收到的消息：（一）[illegible]進攻，守軍[illegible]、古城、石[illegible]河一帶自衛，激戰至下午，[illegible]村莊[illegible]，並向古[illegible]向我[illegible]。（二）[illegible]地猛攻，[illegible]我軍自[illegible]。（三）[illegible]十一日午[illegible]七時[illegible]兵力進攻我[illegible]

[illegible]殊，經兩日自衛後，十三日下午十時，定遠城被進犯軍侵佔（按定遠係去年八月十四日從偽軍手中解放）。國民黨軍繼向我鄰近地區，向我正自衛圍攻，我正自衛激戰中：（四）[illegible]東方面，國民黨軍一八一師一部及[illegible]

傅作義軍 紛紛東調準備內戰

（本報訊）近月來，傅作義準備內戰愈積極。上月間與本月初旬，傅即將其所部紛紛東移，向我解放區[illegible]集結，劉從[illegible]林北綏旗下營，分拉沁、和林以迄清水河一綫，傅部及其指揮下之偽軍石玉山、門樹槐、鄂友三、寶貴廷、郭長清等，已集中兵力近二萬人。與此同時，傅作義並極力擴編部隊，抓丁、「招兵」，擴充部隊。擴編之後，即進行訓練，日夜演習及實彈射擊，並積極充實彈藥、鞋子等物，每人又規定準備七斤乾糧。歸綏近半月來並日夜實行「大檢舉」，如無所謂「國民身份證」者，即予扣押。傅作義準備大內戰之陰謀，已引起附近人民之惶惑不安。

又上月二十三日，綏遠察會由大同飛抵歸綏，與傅作義商討向我進攻之部署。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鄧[illegible]均有飛機往來歸綏、大同之間。

[illegible]縣[illegible]、[illegible]被迫[illegible]一百軍[illegible]長[illegible]（五）[illegible]月二日[illegible]南，太[illegible]以北及[illegible]州以南[illegible]江南[illegible]民黨[illegible]縣以北各地區，我[illegible]軍北[illegible]州。

要求制止內戰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在內戰風雲緊急中，上海市人民團體九十二個單位為了制止內戰，實現民主，合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五月五日成立大會上，通過致蔣介石、毛主席和馬歇爾將軍，要求立即制止內戰，用民主方法解決一切問題。該會成立宣言中提出十七項主張，要求制止內戰，實行政協決議，請蔣介石切實實行四項諾言，表示擁護聯合政府，要求迅速實行地方自治，取消特務組織，嚴懲貪污，廢除官僚資本，實行減租減息，實行整軍決議等。會上並反對上海官[illegible]

的「人民自由保障[illegible]會」，當場選出[illegible]、許廣平、林漢達、[illegible]另行組織上海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沙千里等二十九人為理事。

白崇禧飛瀋 佈置對東北新進攻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北平訊：白崇禧於昨日下午四時半由平飛抵瀋陽，與鄭[illegible]、杜聿明[illegible]東北問題[illegible]，蔣於[illegible]中央社記者[illegible]東北問題時，[illegible]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攻擊東北民主聯軍「一東北共軍」，[illegible]「土匪」，又說什麼「東北共軍全是民眾」，[illegible]美國軍援[illegible]。白此次飛瀋，係佈置對東北的新的全面進攻。

第三黨 改名中國農工民主黨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民主報刊[illegible]：第三黨最近在滬召開中央幹部會議，決定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並決定在爭取和平民主鬥爭中，與各黨派及各民主力量團結。聞該黨日內並將舉行全國代表大會。

上海婦女為實現平等參政權 自動普選國大婦女代表

許廣平等三十五人當選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滬訊：上海婦女為實現婦女的平等參政權，自動普選國大婦女代表三十五名（[illegible]各方檢前決定[illegible]的國大代表七十[illegible]）。選舉[illegible]三月下旬，由上海女青年會、上海婦女聯誼會、中[illegible]婦女[illegible]會上海分會等[illegible]組織，[illegible]四月十日[illegible]普選，[illegible]，已收到[illegible]，但[illegible]婦女共[illegible]人，[illegible]五十[illegible]。許廣平（文化界）、潘[illegible]英（滬西女工）、楊[illegible]（記者界）及[illegible]等三十五名。代表產生後，當即正式發表宣言，[illegible]令發表已選出之女代表名單，以便屆時出席。

南京醜劇一幕

招待「國大代表」席上 「代表」叫囂醜態百出

據天津大公報載：國大籌委會主委邵力子氏於本月六日在南京招待到京「國大代表」茶會上，宣佈[illegible]「代表」[illegible]，甚至拍桌[illegible]十日內各選區[illegible]，會被某些「代表」[illegible]。該日到會者，計有[illegible]、陳[illegible]等二百餘人，陳立夫、[illegible]、王力夫、何冰如、[illegible]、柳[illegible]、陳[illegible]、李[illegible]、葛[illegible]山、[illegible]天球、[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等。[illegible]時昌均[illegible]，大叫，四會人員[illegible]，有[illegible]桌拍椅，[illegible]怪聲叫好等。發言中有[illegible]者，他們多指摘不應一再延期，陳[illegible]說：國大不開會，代表決不[illegible]京，[illegible]代表要求，請[illegible]提出來。對政協會一致反對，認為於法無據，不能承認。[illegible]天球說：「全國問題不能解決，可以討論。」「[illegible]指中共為『匪』，政協是與『匪』協商，並說邵氏[illegible]任，[illegible]表示不滿，[illegible]說邵[illegible]參加政協一無成就，[illegible]根本錯誤，應該[illegible]。向邵[illegible]當為政府的不當事「代表」，當場[illegible]並[illegible]撤掉，交與邵氏，且說[illegible]文件[illegible]等語[illegible]答，說政協如果[illegible]，[illegible]提出[illegible]已的看法，政府當在[illegible]和平建國大計，[illegible]央信與不失信的[illegible]。邵氏[illegible]，即有人大[illegible]大叫，[illegible]思想根本錯誤，[illegible]，即在[illegible]中[illegible]。至此，有人大呼當[illegible]，[illegible]和蔣主席[illegible]，會[illegible]不歡而散。

汾陽羣眾的血淚

宮文

在黃風瀰漫的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執行小組（太原中心[illegible]派出）與中共代表團的轎車，由於汾陽城[illegible]入城，[illegible]北五里的[illegible]家莊停下了，在[illegible]記者[illegible]了[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聯絡小組一下車，就到右面一所民宅內休息去了，但[illegible]卻於得到消息後兩韓家莊停聚的地方羣集而來，他們[illegible]我們，

「你們為什麼不到地裡作營生去了？」記者[illegible]，打破了[illegible]的沉[illegible]：「今天前半晌還打了半天呢！城上勾子見地裡有人就打槍，誰也不能作。」「老百姓實在沒個活法了！」……十幾個人同時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給爾吐北無限的冤屈來了。

首先搶到人羣最先列的，是一對年老的夫婦。老[illegible]哭，老[illegible]傷心[illegible]了他的兒子王成盛被閻軍打死的經過，他說：「我一家子就靠[illegible]小孫子來[illegible]見我們，[illegible]勾子把我的命根搶了。」他正在呼他的兒媳婦與小孫子來[illegible]，[illegible]貞榮的妻子卻搶先開口了，她穿着一身白孝衣，面色蒼白，為了她丈夫被閻方縣村人員打死，她不知哭過多少次了。她說：「請執行小組給我們[illegible]子軍，他們搶走我們的糧食衣服都不說了，為什麼要打死我的丈夫？」[illegible]任代表[illegible]在小兒子，忙着在地下對着他父親的名字，他算[illegible]年冬天勾子拉我父親去挖城壕，被勾子打得躺了幾個月，[illegible]「四十幾的男[illegible]，捲起他的衣角，露出了紅腫的血疤：「勾子說我了八路軍，[illegible]打的我三個月不能動彈。」

一[illegible]人拉人的事情說不完，一個月有五天不給，[illegible]因為他們[illegible]去。到如今，[illegible]沒在[illegible]一夜安[illegible]，現在[illegible]也吃不[illegible]」小販[illegible]仰面大哭的說。

羣衆的情緒[illegible]然越來越憤激了。記者走到村口，北[illegible]村的[illegible]羣[illegible]樣向米家莊擁來。他們又把記者包圍在中間，傾吐他們的苦情，一[illegible]五六個人同時訴說自己的冤屈，一個中年人的聲音最高：「四月十三[illegible]，天[illegible]沒有明，一百多勾子就來包圍我們的村子，男女老少[illegible]趕到[illegible]口[illegible]，然後挨家搜搶。糧食就不用說了，鬥[illegible]、被子、女[illegible]鞋襪都一齊搶光，走時還拉了二十來個男人。」農民[illegible]已被[illegible]月了，[illegible]用糧食去贖，[illegible]把羊和[illegible]的被子一齊搶走了，老[illegible]了[illegible]便說他們是給八路軍放哨，王[illegible]老漢和他的孩子，在地裡放羊，[illegible]。每個人都要求記者把他們的話記在本子上，轉告給執行小組，好[illegible]我們今天住到他們村莊，讓他們好好訴說[illegible]心裏的冤[illegible]。

當晚，聯絡小組返回[illegible]莊，全村羣衆[illegible]不[illegible]向聯絡組[illegible]的慘行，這個一百十戶的村莊，去秋以來被閻偽軍搶掠六次。現在全村有一[illegible]，沒有一[illegible]田。因為閻軍與偽軍今春才都會把羣衆[illegible]光了。村長告訴我，要不是八路軍去冬今春[illegible]他們四千斤糧[illegible]米，全村羣衆連稀飯也喝不成了。

二十四日[illegible]，在[illegible]村[illegible]集的人羣中，我遇到了一個最不幸的女人，她大約二十多歲，手裏拖着一個六歲的小孩，[illegible]着一個[illegible]見，她的男人張[illegible]柱去秋帶着一百多塊銀洋、[illegible]到[illegible]。閻偽村村長[illegible]等見財起意，[illegible]他[illegible]，並要拉他到城裏去，可是走到村外，一槍把[illegible]打倒在[illegible]，打的找不見了，說到這裏她[illegible]大哭起來，[illegible]一個[illegible]太太在勸慰她：「總算留下了[illegible]！」「沒有人要活，還不是一個[illegible]！」她哭的更厲害了。

此時，城周各村羣衆都先後趕來訴冤，其中有[illegible]的不[illegible]民[illegible]，也有[illegible]天搶[illegible]時，被城上閻軍開槍打傷的，我們代表均予以[illegible]許到[illegible]們的[illegible]之治[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二百二十元，[illegible]每[illegible]各收[illegible]六十元，中[illegible]收小米四[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定[illegible]，[illegible]小米四[illegible]，[illegible]。（四）本邊區免費招待之[illegible]人員（[illegible]），每人每日小米[illegible]，不得從中[illegible]站工作人員的生活，[illegible]有此[illegible]不良現象發生，該[illegible]負責人員[illegible]，特此通知

[illegible]後勤部長 [illegible] 副部長 劉[illegible]

國際要聞簡輯

四外長會議休會

巴黎四外長會議開了三個星期的會，已於四月十六日休會，決定在六月十五日再開。有四個問題沒有解決，即（一）意大利的賠款問題；（二）的里雅斯特劃給南國還是仍劃給意大利；（三）對意大利北非殖民地的處理問題；（四）是否將四外長會議未獲協議的問題，提到二十一國和會討論。未能解決的原因是英美想把蘇聯封鎖在黑海裏，和不讓新民主的巴爾幹各國有一海港，使它們經濟不能發展；同時美國又想在英國地中海勢力範圍內插一隻手進來。蘇聯自然不能同意，所以在各會議上，美蘇爭論最多，英美也有矛盾。但都留有轉圜餘地，將來總會獲得解決的。

英美之間

美權威人士稱：英美談判基地問題時，英國已拒絕將西南太平洋三個島的主權讓給美國。英國報紙說：「美國的要求是相當大的，如果英國提出同樣要求，就會被責為帝國主義的擴張的。」

素來被英國當作勢力範圍的中東各地，現已有大批美國資本投入，主要在航空公司和石油公司上。美國的資本航空公司，已在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敘利亞、阿比西尼亞等國設立航空線。美國的中東供應公司及中東公司，也正設法打進中東的地方工業中。

英國也不滿美國獨佔日本的橫蠻態度。在盟國對日委員會十四次會議上，英蘇代表都對日本法西斯地下活動問題提出嚴重質問。在蘇代表提出麥克阿瑟的一切指令要經過委員會時，英代表主張最少要在頒發前向委員會「暗示」，但也遭到美方的拒絕。

美國工人鬧罷工

美國為要求改善生活而罷工的工人，已有一百六十萬。四十萬煤礦工人四十天的罷工，已使美國損失煤炭七千多萬噸；許多火車不通了；汽車廠的十一萬工人因沒煤只好停止工作；華盛頓等大城市電燈也不亮了；纖維食品工業預料將損失三萬萬磅（一磅等於十二兩）食物。迫得杜魯門親自出來調解，工人答應先做三星期的工，如果資本家不讓步，還要罷工。另外有五個海員工會也決定：如果生活不改善，就要在六月十五日罷工罷航，並呼籲全世界工人援助他們。如果罷工實現，美國的東西就很難運出來了。

日人民反對吉田組閣

幣原因害怕人民力量發展，不顧廣大人民的一切要求，拒絕由社會黨及日共聯合組織民主政府的建議，並已將首相任自由黨總裁之吉田（幣原任內的外相）推荐於日皇。日皇裕仁已正式授命吉田組閣，但遭受了日本人民的激烈反對，十七日有五六千人到皇宮門外示威，要求罷免吉田。日共決定在十九日發動二十萬人的皇宮大示威，抗議吉田任首相及將揭發東京囤藏的糧食。社會黨也拒絕參加吉田內閣。日輿論皆稱吉田內閣為幣原的「私生子」。

美國務院內裂痕擴大

美國反動份子近來極力想使美國外交政策更走上更反動的道路。在國務院內，美中央編撰部組織者麥考麥克被迫辭職，據合眾社說：比較進步的非職業外交家，如副國務卿艾奇森和助理國務卿班頓，也可能很快就辭職。

美著名反動人物胡佛、朱地、克萊蒙、魯賓夫人、麥克米克、布萊奇等，近借「滿洲問題」為名，極力煽動反蘇，及攻擊羅斯福簽訂的雅爾塔協定，並要求美國在遠東停止其對蔣「緩和政策」。孤立份子共和黨杜威，也極力攻擊美民主黨政府處理國際事務「軟弱」。

另一方面，美進步人士對美現在外交政策亦甚表不滿。美爭取和平全國委員會主席卡德邁、羅伯遜，十五日致函杜魯門、貝爾納斯、國務卿丁雷馬，促請對佛朗哥採取有效措施，並責備美國在安理會上的態度及美國和佛朗哥繼續進行貿易。

美‧干‧涉‧南‧之‧審‧奸

美政府又於本月七日照會南外交部一備忘錄，再度要求南國在審判米海洛維區時，准出庭辯證。

問答

吉林省與長春市

（東北九省概況之三）

吉林省，位當九省的中下部，西、南、北三面接安東、遼北、合江、嫩江各省，東面靠蘇聯和朝鮮。轄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安圖、雙陽、長春、德惠、九台、農安、乾安、扶餘、永吉、舒蘭、蛟河、敦化、額穆、樺甸、盤石、樺樹、伊通、懷德、梨樹等二十二縣。省會在長春，長春是鐵路的中心，位居東北九省的中央，四面有鐵路通達各地，南經四平街到瀋陽，北通哈爾濱，東抵永吉，西達大賚、洮安。全市區總面積為四三七方公里，人口總數為八十萬。

長春，解放前是偽「滿」的首都及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所在地。蘇聯紅軍於去年八月十九日解放長春，今年三月十五日蘇軍撤退後，原駐長春的大漢奸及反動派的偽軍，即接管防務，姜逆結合土匪及日寇殘餘，在城內濫捐派款，姦淫搶劫，人民痛苦不堪，八十萬市民一致要求民主聯軍入城為民除害，民主聯軍乃應人民之請，於四月十八日，肅清武裝，進入長春市，現在長春市已成為人民的民主自由的都市了。

副刊

防匪英雄王老婆

金燦然

王老婆中了狀元，上了報，戴着毛厚到新堂街來開會了。她特別借了一身新衣服穿上，喜歡得說不上嘴。街上有些老百姓，特別是婦女指着互相傳說着：「有本事！一個五十五歲的老婆，領着漢子兒子打死了一個土匪，刁了一支槍。」他們圍上來，向王老婆問長問短。

你要知道這件傳奇一般的故事嗎？下面就是——

舊曆正月初八的晚上，月亮落了，[illegible]一陣狗咬，王老婆把老漢喊起來，叫他出去聽聽動靜。老漢披上羊皮襖，剛出門去，一聽得有腳步聲，就問：「幹什麼的？」那邊答：「俺，路過的，找點水喝。」說着兩個土匪走近前來了，老漢進了家，叫老婆快點燈。老漢在黑影裏看到他們一個手裏拿着傢伙，知道不對頭，就把燈撲滅了。老婆起來，故作殷勤的問：他們吃米吃麵，他們不願吃，提住老漢就要走。老漢往回掙，土匪往外拉，老漢往後拖，前後一爭奪了好一陣，老婆也上去打，兒子對準一個土匪把把槍口推轉了，子彈打在門外的土匪身上，死了。土匪又扳一扳機，啞了火。拉老漢的土匪喊道：「發火呀！」那邊說：「兩顆子彈光了。」老婆計上心頭，丟了老漢轉到拿槍的土匪後面，雙手抱着，用力一拖，拖到炕沿上，再使勁加上關住他的腰，大叫：「刁槍，刁槍！」兒子上前刁了槍，舉起槍往拉老漢的土匪頭上就打，那個土匪丟了就跑了，連頭也不敢回。老婆後面的土匪，對準老婆的手指咬了一口，拼命一掙，掙脫了，跳跑開去。三個人又追了一陣，沒有趕上，回轉家來。第二天報告了政府，區政府調查確實事實，立即獎了他們六尺白洋布，當像表揚了一番。

王老婆這次來開[illegible]和平民主的大會，在會場上把她的英雄故事當衆講了一遍，叮嚀着說：「咱社會裏誰得罪土匪，土匪要報仇，一家人誰家也擋不住，只好逃開，李二且家就是這樣的，十年了，到現在還落戶在後山，不得回家。而今新社會不同了，上有政府八路的保護，下面有我們一家一家的事就是衆家的事，一個心，一聲喊，都來到，怕他個什！大家都勤，待清了土匪過好光景。」最後老婆要低下頭來，謙虛的說：「就是這樣，沒什。」然而，靜悄悄的傾聽着的羣眾中卻突然喊起了：「學習王老婆，肅清土匪！」的口號，喊聲太大了，把會場旁邊大槐樹上拴着的一條大黃犍牛也驚得站起來了，這條牛和王老婆懷裏抱的一抱新衣服，都是專員公署獎給她的，隨專員公署又給她披上一條大紅花，李手要給她一面大紅旗，上面寫着：「防匪女狀元」。

王老婆在新政權下面的第一個英雄故事，不是偶然的，它有悠久的歷史淵源——

十年前，她的鄰人李二且家，就曾捉過一次土匪，在舊政權下怕報復，不得已逃往他鄉。這件事在有力的王老婆的記憶裏是常新的，她常常教訓她兒子，說是若有土匪來刁搶，就學李二且家，一嫌說動，你們就動；嫌不動，你們不要動。」她是一家人家的防匪總指揮。但是在舊政權下面，官匪互相勾結，防匪不只得不到幫助，常常還會有生命的危險。因此，她的壯志多年未酬。常是被人家踏在腳底下的，日寇把她家從墨鎮趕出來，割開她的小腳，用洋刀指着，「嗬，嗬」的亂叫取樂。她逃回又失丈夫兒子，流落到俗海溝，過着艱苦的生活，好容易熬到一套牛車，又回到左雲城販賣，卻被日寇强牛帶車抓走了。三四年來，全家喝着糊糊，靠着乞討。日本投降後，傅作義的部隊又從她們那兒「上下磨」了兩回，把人都搶光了。」

她娘家住在老解放區，她在那兒見過八路軍，她把聽來的八路軍的英……愛人民的故事告訴了老漢，夫妻兩個就逢年過節，或遇有危難的時候，就在開放區的叩頭，人家都說她「盼八路」，她說：「我說快來」，我說：「八路是好嗎，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孫奮團哩，天開雲霧，八路軍的樹大根深，是老百姓的靠山。」

劉寡婦自問她說了話，發笑了，她忽然想光景，她兒子要買大黃犍牛，把怕着毛驢，便使成了。

「二劊麥子碾斷棒」

（民間生產故事）

生木記

舅父借給外甥一車麥垛子（未打場的連秆帶穗的麥捆子），囑咐外甥說：『這麥子是優良種，今秋你種下，明年一定要記住勸我呢！』

第二年，外甥食了言，他對油油的麥苗子，一劊也沒有鋤，到收穫，他滿滿裝了一大車，送與舅父去。舅父拿來粗的一根棒子只放在車輪下，叫車碾過去，發怒說：『拉回去！明年好好地鋤了再拿來。』

下一年外甥牢記住舅父的話，好好地鋤了一劊，他看看地裏已經沒有草，就再不鋤了。收割罷，他又滿滿拉了一大車，送給舅父去。舅父仍照把棒子放在車輪下，叫車碾過去，這次棒子碾斷了。舅父說：『還不行哩，下年再多鋤一劊，再拿來。』

第四年外甥拉着鋤過兩劊草的麥垛子，再送給舅父去，那根路粗的棒子『嗒』的一聲碾斷了。舅父收下了外甥『二劊』來的麥子。

（這故事說明着：同樣的一車麥垛子，沒鋤的和鋤了一劊、二劊的，收成完全不一樣，這是農民間生產經驗的豐富的傳說，和勤勞的傳說，我們在民主政權下翻身的農民，更應該學習這種生產經驗和勤勞。）

邊區民主生活的縮影

五寨臨議會小記（四）

崔德本

算賬減租以後

三月二十二日。緊張熱烈的討論會一直開到吃午飯的時分，大家你說、他講，一個下又一個站起來，訴說着六年來政府工作有很大的成績。劉平先生很生動的敘述了五寨解放的前後，接着說：「五寨解放以後，先和奸小子們算了賬，大家出了氣，接着進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得到了應得的土地、負擔、東西。這不是政府工作的成績嗎？……」馮負圖先生興奮的說：「咱們可真解放了，老百姓有許多冤屈的事，想見縣長又怕見不了，後來才知道縣長很好見，審案子也冤枉不了一個人。今年春天縣長到上鄉開荒吧。我很奇怪，想不開這個事，後來才知道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侯茂山先生感激的說：「政府的貸款貸給老百姓的生產幫助很大，農民能按時下種，按時鋤苗，土地沒有荒蕪了。」李學仁先生，用事實證明了政府減租、增加工資條例的正確：「我們那裏，減租、和增加工資以後，農民生產情緒可高漲！我家裏就僱的一個長工，今年春天他聽說要減租增加工資，所以勞動可起勁兒也，地也鋤好了！糧食也多打下了，增加工資實際上對東家的並不吃虧。」郭成環先生說：「幾年來我們雖在敵佔區不斷的『掃蕩』之下，但政府在教育工作方面，同樣成績是很大的。我親身體驗到政府新教育方針的正確：在過去學校是給有錢人辦的，念書的是些富生子，念書以後，做不了事情，就去坐上一官半職，也只曉得迫剝削窮人。現在呢？許多貧苦人家的子弟也住了中學，學習本領，為羣衆服務。拿我來說：我是地主家裏的兒子，但我受了幾年革命的教育，也懂得了為人民服務。」……最後與一滿先生說：「政府的成績說也說不完。這幾年翻得上，窮人在時灰溜溜地，人們心情沒神，看如今政府建設的多麼熱鬧繁華，我們多麼的痛快高興！」

晉綏邊區行署財政處 軍區後勤部 聯合通知

為改善沿兵站經過往人員的生活，同時避免浪費，特對過往人員的供給標準規定如下：

甲、其他邊區經過我區兵站者：

[illegible]二兩），由糧食局扣除四兩作為中灶費。（二）每人每日發中灶費一百元（不發奶費的小孩不發），如果客人在兵站休息，中灶費則不發給過往者，由兵站將一百元的中灶[illegible]

不滿五週歲以下之小孩每日只發奶費一百五十元，不再發糧食、菜金與中灶費。（乙）本邊區過往人員[illegible]一律按其他邊區過往人員同等待遇。